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四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四　　宋杜大珪編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

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某日某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且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

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懽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
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
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
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
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
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
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
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

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　不困其鳴　不躓于艱　不履于傾

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　震越渾鍠　衆聽以驚

以揚其清　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　以告諸冥

劉學士敞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

也且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

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

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

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

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

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

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敵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

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趍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

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敵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敵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敵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楊州歲餘還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名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

率文武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殆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

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歷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冐占靁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
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
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
公于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
數術浮屠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
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
誥十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

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于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

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某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迕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

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某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某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諭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安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

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曰意林合為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學者二年某月某日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某所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其無疑貳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復撿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張耒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國初為清豐人真宗皇帝時有諱逈者為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鉅野逈之子諱宗慤為參知政事謚

文莊又三世而生公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為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員外郎即為皇祖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後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祖考抗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令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恱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公以文

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于士大夫間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於經可革浮靡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户召試學士時試者累百而所取者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秘書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州有

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為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於是公為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塗人公黙得其姓名囊槖皆審一日因宴客召捕吏以方路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為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為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為具糜粥藥物公皆躬

臨治之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壚使者頗媢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視乃更歎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人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稅中途丁毋憂毀瘠幾不勝喪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即位遷簽書武寧軍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為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

非才辭遜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為吏部郎中
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為姦嘗有嶺外尉捕獲
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
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
當奏即為上之七日而得還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
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
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為鳩材既集則為規畫
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為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

河中又徙知密州尤用前政累遷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句江州太平觀又改西京崇福宮又改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為人所敬而尤好陶淵明之為人其居室廬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辭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用近制詣部授知達州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於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為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文作促駕

而乃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淩厲奇卓出於天性非醖釀而成者自韓愈以来蓋不足道也有集若干卷性剛直果敢勇於為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為者家素貧先大夫没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為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愠也公既于書内外無所不覲下至於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往先言之夕有大星殞於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

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又為未至學于佛而求之於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紘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為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願吉次尚幼有文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余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曰

蹻蹻家令　以身殉國　文元雍雍　為時俊德
凜凜无咎　繼起有赫　束髮墳史　白首翰墨

追古作者　蹈藉陵躒　氣軋星斗　聲韻金石
不施于邦　祇有藻澤　人一之難　公易千百
我原其文　惟質之淳　孝愛忠信　施及鄉人
是獨何虧　一仆莫振　車堅馬良　不得出門
將昌其聲　而嗇其身　嗚呼无咎　萬世之聞

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　　程頤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于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

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必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祖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初從父從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頴川團練推官

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務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也蓬壁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語笑終日不敢取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於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曹奴隷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之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

雜汪洋而大及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三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　志豪力雄　闊步長趍　凌高厲空
探幽索隱　曲暢旁通　在古或難　先生從容
有問有觀　以飫以豐　天不憖遺　哲人之亡

鳴臯在南　伊流在東　有寧一宮　先生所終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四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二十五　宋杜大珪編

胡先生瑗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

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

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孫先生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

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側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

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

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

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
往往止瘵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徂徠先生石介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
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
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

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

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厯聖德詩以襃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

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
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
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
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于人
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
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
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

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殁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

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

誘熖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

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

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

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孔處士敀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于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

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獨以為不可為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脇葬先生於尭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生物故先生事父母

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於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于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内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尚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人之聞獨多於後世

乃至于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没而無聞抑上之趨操亦有待于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六　宋杜大珪編

石校理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

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

氏憂服除通判永静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

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有
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
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
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
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
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
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欣歡及間而可
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

其意氣者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于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毁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志乎中壽其命也夫可哀也夫

梅給事詢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令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

為知已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某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

冠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
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
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
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茍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
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
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
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
賊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

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

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盧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還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還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

直學士知幷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喜為州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辨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以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

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某皇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昷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　有蘊無時　偉歟梅公　人主之知
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　困於翼飛　中垂以斂
一失其塗　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　既晚而通
惟其壽考　福祿之隆

尹學士洙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媿于

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
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于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
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
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
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
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戍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

節度副使從監均州酒税得病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

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辭非陋而敘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　固之密　石可朽　銘不滅

尹學士洙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其以道遁晦亂世不仕祖某始以才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某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于春秋善議論叅

質古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户曹叅軍卲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其言者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濟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先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公慨然上書曰

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貶臣當從坐貶崇
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
官不言又貶夷陵縣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從唐州
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
反康定元年春冦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
文莊夏公都部署陜西之兵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
琦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
宗慤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

興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冦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禁之為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禀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予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冦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鋭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奏公專

從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從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涇原乘葛懐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餘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至静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于章州保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城寨多而兵勢分也先時秦兵由黄石河

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三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粮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等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秦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

慶州帥孫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陜三路要郡皆擇人從知路州當范公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

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顧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教務以實惠及民去則人思之文章

自唐衰歷五代文弊本朝栁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舞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漢唐而躡三代者公之力為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懐衆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改悟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之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懐

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已而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𩲡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為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藴於公卿之佐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毁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監思擇利而

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待臣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伸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三四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

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令方
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室張氏次
適太常丞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
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某日
沂材舉公大夫之喪葬于緱氏縣鄉之原從吉卜也范
公嘗以書謂予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子已為其集
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予應之曰予實知師魯
者又得其進忤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其事矣又

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黙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于邪徑故公臨禍福死生而曽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名赫然如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七　　宋杜大珪編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

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

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雖其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

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君初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且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

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舉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越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王翰林洙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于圖緯陰陽五行律呂

星官筭法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别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其自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

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歷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游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

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元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奉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公為人寛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冐毋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

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所為文章千有餘篇其施于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

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寘於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聳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州筭緡使得糴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諡

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

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
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
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
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某鄉某原公應天
宋城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父諱某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
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

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諮詢士失益友送車

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尹博士源墓誌銘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則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服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

弟交其得于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詛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

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
此其所以數敗也冝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
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
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
范文正公嘗薦君才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
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幸小人
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

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
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八　宋杜大珪編

劉秘書恕墓碣　范祖禹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為筠州人父涣少有高志年五十為頴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

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
對十八歲試經義説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
鄜公帥髙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
往聽還晉州和川令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
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
巳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
掌機冝道原為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説下至稗官
雜説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

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令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
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于魏晉以後事尤能精
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為人剛毅
一毫不挫于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
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寖不悅當是時
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
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
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

乞監酒税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毋壽安縣君錢氏

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

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

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熈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蔡

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

没使其子為書來告曰子其為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　博學强識　海涵地負　富有萬物

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　中道而殞　鮮克知之

精明在上　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　以詔觀者

十國紀年序　　司馬光

皇祐初某為貢院屬官已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某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

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録私記雜説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朞承乏侍臣嘗從

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某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某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某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名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

之某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熈寧中介甫恭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冝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吕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葢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冝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絶未幾其

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凡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其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其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

止四十七嗟吁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齟齬以没固疑天何為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人痛惋惆悵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羮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其僚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

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顧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

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某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某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

之矣豈得齋以自適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某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敘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

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兾不為人譔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叙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進士及第為頴上令不能屈節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

員外郎致仕云

劉檢討羲叟墓誌銘　　范鎮

君諱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珏贈大理寺丞父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嘗舉進士廷試不第慶歷初令翰林歐陽公使河東表君有歆向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權趙州軍事推官預修唐書律歷天文五行志尋充編修官遷澤州軍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有詔就

第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娶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敦祖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宿餘皆幼君卒之十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强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星歴術數過人遠甚然恥以自名未嘗妄談也未病時語人曰吾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于父墓之庚曰吾死葬此

故夫人遂以葬君所著春秋災異十三代史志劉氏輯

歷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銘曰

學而不為人知又克施於時維後人之悲

魏處士閒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閒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

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學鼓琴不

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

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

遘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于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没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游其没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来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於耳而出于口也以故皆愛重

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古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譎以盜聲名萬一冀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没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于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邪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㫖拜君于髫齔之年令也其

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地來求銘某何敢辭銘曰

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　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

奪攘紛糾者非愚則狂　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

依承先德兮聘然有光　笥有餘衣兮廩有餘粮

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　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

逍遥自適兮既壽而康　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

憂勞没齒兮或罹咎殃　為得孰多兮為謀孰長

种處士放傳　曾鞏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茆為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為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硯轉居窮寂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嘗幅巾短褐携琴酒坐盤石以自適豹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從樵夫往返不以為勞其學不喜釋氏常裂佛

書以製幃帳著嗣禹訛表孟子上下篇善為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叟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廬墓終制張齊賢莅長安表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食翌日又賜緋魚遂謁告還山閒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遣使問勞賜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隂加恩部侍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酒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詔録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知者或譏其循默
真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
外廷不知爾其奏常焚藁故也上嘗欲大用之詔詢治
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券直親
詬驛吏頗貽譏誚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屢造放
不為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于角力而中
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日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
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嗣宗

因其弟姪强市田産興訟遣人詰責放又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别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林逋傳　　曽鞏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已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德中游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

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少嘗遊臨江軍李諮始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知杭州為制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絶納壙中既而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行草喜為詩其語孤峭清淡其藁未嘗自録曰何不録以傳後世乎逋笑曰吾獨不欲以詩助名於林泉況後世耶

王中正傳

曾鞏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逆旅異人自言趙姓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盂遇大成金謂中正曰當授與法從及歷陽始得之且俾辨草木藥品而授以卜環神劒及密緘之書戒以勿泄中正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欲之至上饒佯狂黙竄嶺外未幾逋匿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為嶺南官知中正化銀術為奏自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為更曰中正賜對特受許州參軍承規於皇城公廨

居之凡入市必有人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授
法者也承規為新堂以祈靈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
降于堂紗幃間服青衣具冠劒自是屢降惟中正諭其
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降改
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加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
天尊降宮庭上號曰聖祖即改皇城新室曰元符觀承
規私第曰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為聖祖
降憩之所中正累遷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

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被疾見聖祖謂之曰慎密類汝者少即塑形景靈宫為吾輔勿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得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輙告於人及享禄賜所化黄白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繕必造靈命以藥金銀為獻中正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為製靈遇賛紀其事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八